

为离婚竟主动犯罪 服刑中与妻迎真爱

这是广东一个上门女婿演绎的一出悲喜剧:

为了千万家产,他违心地做了岳父家的上门女婿,岳父表面上对他似乎也不错,让他当了家族企业的总经理,但他自己却不知道,他其实仍被岳父一家牢牢地掌握着。

几经冲突之后,他决定与妻子离婚,但妻子怎么也不同意。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他,作出一个错误的决定,却让事情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成婚之时各有目的

2001年秋天,毛耀祖从武汉某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到广州“闯世界”。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因此父亲给他取名“耀祖”,为的是他能出人头地,将血脉顺利地遗传下去。初到广州,心比天高的毛耀祖曾幻想“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可现实马上当头给他浇了一瓢凉水。折腾来折腾去,他只能到一家公司里做起了文案,月薪2000多元。

作为最低级的白领,毛耀祖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光宗耀祖”的念头,他坚信必然会有一个机会。

机会似乎来了,毛耀祖认识了即将大学毕业、到公司来实习的贺芳。贺芳相貌平平,性格也不好,家里却十分有钱。当毛耀祖得知贺芳是家中的独女、贺家家资千万的时候,他对贺芳的态度马上就变了。而贺芳,对相貌英俊的毛耀祖也颇有好感。

贺芳家在广东清远市某镇,作为家中独女,又生长在“富贵之家”,她也是从小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生下她之后,她父亲由于某种原因而失去了生育能力。于是,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贺芳成为了唯一的希望,却也要面对父亲

无尽的失望。父亲曾当着她的面多次唉声叹气,说血脉断了,千万家产要改姓了……但父亲“绝望时有绝望的智慧”,后来又向贺芳提出了“合情合理”的要求:贺芳未来的丈夫必须做上门女婿,而且必须要相貌出众、才智优秀;她和丈夫生下的第一个男孩,必须姓贺……

背负着如此大的“家族”责任,背负着如此重的“择偶”压力,本该单纯、天真的贺芳,似乎早早地就与“浪漫的爱情”绝了缘,一心一意地去满足父亲的要求,去完成自己的“责任”。出于各自的不同需求,毛耀祖与贺芳慢慢地接近了。经过多次委婉的试探,贺芳向毛耀祖抛出了自己的“择偶”底线。毛耀祖虽是一万个不情愿,但考虑到“千万家产”,他还是接纳了贺芳。

2003年8月,大学毕业不久的贺芳,带着毛耀祖回清远的老家见她的父母。贺芳父母一见毛耀祖,就挺喜欢。然后,毛耀祖又带着贺芳回他的老家,见他的父母。但他向父母有所隐瞒,只说了贺芳的家世,说贺芳是家中独女,将继承家中的千万家产。毛耀祖的父母都很满意,特别是他的父亲,觉得儿子娶了富家女,能白收千万家产,能光宗耀祖了!

有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自2003年冬天开始,毛耀祖便同贺芳到贺芳的老家同居,并一起到贺家的家具厂任职。在家具厂里,贺父任董事长,毛耀祖任总经理,贺芳则任财务部经理。从最低级的白领,到一家资产千万的企业的总经理,毛耀祖很是得意,觉得终于有了回报。

但毛耀祖马上就感觉到了工作上的不顺心。在这个家族企业里,贺父是绝对的权威,毛耀祖身为总经理,却要事事向贺父请示;另外,这家企业的管理人员,从几个副总经理,到各部门的主管,甚至

到车间里生产小组的组长,都是贺家的亲朋好友,似乎谁说的话都有一定的分量。作为总经理、贺家未来女婿的毛耀祖,实际上成了傀儡。

毛耀祖为此郁闷不已,但他转念一想,可能是因为没有正式成为贺家的女婿,贺家对自己有所防范吧。

2004年8月28日,贺芳与毛耀祖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但仪式所表现出来的内容,不是毛耀祖娶贺芳,而是贺芳“娶”毛耀祖。这让毛耀祖的家人和亲戚都非常难堪,更让毛耀祖本人脸上无光。

但这只是个开始,成为贺家的正式上门女婿后,毛耀祖所受的限制反而越来越多……

为离婚竟然去犯罪

结婚的时候,贺芳已经怀孕三个月。结婚之后,毛耀祖及贺家人都在等待第一个孩子的来临。而就在这段时间,毛耀祖所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了,除了每月8000元的薪水,没有任何能体现出他是总经理的地方。而这每月8000元的薪水,他也见不到。由于贺芳是财务部经理,每月发薪水的时候,她都会“主动”替丈夫把薪水领了。毛耀祖连日常的零花钱,都要向妻子“申请”。

忍无可忍之下,毛耀祖终于爆发了。他先是向妻子诉苦,后来就与妻子大吵了一架。其实贺芳的做法,都是父亲教的。身为妻子,贺芳也有些可怜丈夫,但父亲却告诉她:“男人有钱就变坏。毛耀祖不姓贺,是外人,虽说成了上门女婿,仍然靠不住。如果让他有了权,有了钱,他准会搭上别的女人,也难保做出更多离婚的事情。”

2005年3月,贺芳生下了一个男孩。按照约定,这个男孩应该姓贺。可这时,毛耀祖想到自己家人所受的委屈,想到自己所受的委屈,想到如果连儿子也姓了贺,那自己就

大将肖劲光1927年南京脱险始末

肖劲光是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海军大将,长期担任海军司令员兼国防部副部长。大革命年代,肖劲光担任北伐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在南京,他有勇有谋、机警大胆,经历了一场生死斗争,在黑云弥空,千钧一发的危险关头,终于脱险。由于种种原因,这段经历却还鲜为人知——

危急关头临阵不惧

1927年4月9日,南京汉口路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南苑大礼堂内正举行形势报告会,有千余进步学生、市民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其中有我党在南京的负责人侯绍裘、谢文锦等。会场上彩旗飘扬,气氛热烈。北伐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肖劲光主持大会并作了政治形势报告,号召人们提高警惕,防止伪装革命的野心家挑起分裂,谋取胜利果实。他的演讲不时被掌声打断。

大会快结束时,副官郑元龙登上主席台,对肖劲光附耳低语了几句。肖劲光神色凝重,但仍保持冷静,他宣布散会后,与会人士排成队伍出汉口路上中山北路举行反帝游行,由侯绍裘、谢文锦两位同

志总负责。而后他下了主席台,匆匆找到这两位同志,拉到一古树下作了应变交代,告诉他们,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派人送来十万火急口信,称何应钦的第一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已抵达南郊雨花台和东郊孝陵卫,进入阵地布防,阴谋执行蒋介石密令,企图逼第二军官兵缴械,吃掉这几万人的部队,控制南京。李富春已离开第二军总司令部悄悄去了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转直下的局势变化……

肖劲光要求侯、谢两位同志在游行结束后即转入地下工作,注意隐蔽,而他立即去下关和记洋行(后改为肉联厂),参加该洋行工人和码头工人的反帝集会,并做驻守下关的第二军第四师某团官兵的革命工作。

情况万分危急,身材魁梧的肖劲光与侯、谢两位同志挥手告别。他骑上马在一个班骑兵护卫下匆匆去下关。到了和记洋行后,肖劲光先带着副官和卫兵们进入小礼堂,向工人们介绍了形势,说到蒋介石自恃羽翼丰满而露出反革命大野心家的真实面目,已在九江、安庆出动军队疯狂反共反人民,又阴谋夺占南京,当时第六军军长兼江右军总指挥程潜已被迫离职乘船西返武汉,而程潜部下第十七师师长杨杰的态度尚不明朗,如倒向蒋介石一

方就很可能问题了。

工人们义愤难平,不时集体高呼反帝反军阀口号。会议中途,洋行工会负责人几次上主席台提醒肖劲光,听邮电局同志说第一军、第七军已开进城包围第二军、第六军几处军营。这些部队因鲁涤平军长态度暧昧、程潜军长又去了武汉而陷入混乱,不能进行反击,他催促肖劲光立即撤离,以保全性命。肖劲光颇有大将风度,仍坚持讲完话才宣布散会。

孤身一人突出重围

这当儿,洋行附近已响起杂乱枪声,当地驻军某团发生哗变,抢劫店家财物并纵火。肖劲光心知已难以扭转局势,他带着随从人员出了洋行后门,持枪跑到煤炭港小丘旁。这儿停泊着一艘汽艇,船上几位水手正待命,肖劲光一行人登上汽艇便起航。原来,几天前,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就在党内会议上向肖劲光等同志做了交代,介绍了下关电厂党支部、和记洋行小组等关系,而肖劲光又及时与他们联系上,做好了应变部署,得以安全脱险。

汽艇乘风破浪驶向江北,没驶进浦口轮渡码头,而是驶向几里外老江口芦苇中一小码头,也正因肖劲光考虑周密才免于束手就擒。因为第十七师师长杨杰当日已倒

什么都没有了!于是他反悔了,坚决要让儿子姓毛。可贺父动用关系,背着毛耀祖为外孙上了户口,姓贺。

毛耀祖彻底绝望了,他越想越后悔,越想越气愤,最后下定了离婚的决心。

当毛耀祖向贺芳提出离婚时,贺芳吓了一跳,她从来没想到丈夫竟会主动提出离婚。慌乱不已的贺芳马上找到父亲,询问对策。父亲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大大咧咧地对贺芳说:“别怕他瞎闹,他怎么会离婚,他舍不得咱家的千万家产!他这样闹,可能是想多得点钱、多得点权力,不能顺着他!要把他管得更紧,再过段时间,他就没脾气了,毛就顺了……”

在贺父的安排下,没有人再尊重毛耀祖,甚至没有人再搭理他,他好像被隔离了起来。毛耀祖的处境更加艰难,离婚的决心也更加坚定。可贺芳,还是坚决不同意。为此,毛耀祖想了各种办法,找贺父谈,找贺母谈,甚至还从广州找来认识贺芳的朋友去“游说”贺芳。但无论他如何机关算尽,贺芳却坚守底线,坚决不离婚。

毛耀祖彻底绝望了,那些天,他就像困在笼子里的野兽,暴躁、恼怒、歇斯底里。眼皮已撕破,难道自己真的要在这个不喜欢的地方生活一辈子?颜面已丢尽,难道自己还要为了几十年后继承财产,继续忍辱受屈?毛耀祖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他要不再手段地离婚。

一天,毛耀祖在看报纸时看到一则新闻,说某男子因犯罪入狱,妻子提出离婚。毛耀祖突然觉得脑子开窍了,心想如果自己犯罪了,贺家总会同意离婚了吧?这个想法,终于让他有了荒唐的行为。

他曾想过去嫖娼,同时报警让警察来抓自己;可他觉得这样对自己的名声影响太大,就否定了这个想法。他最后的决定是:抢劫。

毛耀祖在一个偏僻路段,拦住了一名过路的独行女子。他没有使用凶器,也没有使用暴力,而是只向那女子大喊:“抢劫,把你的包放下!”那女子愣了一下,扔掉手中的包,掉头就跑。毛耀祖又向逃跑的女子喊道:“我叫毛耀祖,听清了,毛耀祖,你报警让警察来抓我吧……”随后,毛耀祖翻了翻抢劫来的包,里面只有30元现金和一些不值钱的日常用品。

第二天,毛耀祖就被抓捕归案。由于这个案子非常简单,事实清楚,很快就进入了法律程序。随后,毛耀祖被法院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成为罪犯后真爱来临

可就在这过程中,贺芳与父亲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此前,贺芳对父亲是言听计从的。她与毛耀祖恋爱、结婚、生子,虽说是为了“家族任务”,可她毕竟对毛耀祖有好感,毛耀祖毕竟是她的人生伴侣。丈夫的委屈、可怜、郁闷,她都看在了眼里。她听父亲的话对丈夫严厉管制,只是想让丈夫不变心,能长相厮守。丈夫抢劫被拘后,贺芳既感到羞耻,又感到自责。她曾请父亲帮忙拉毛耀祖一把,可父亲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耀祖犯罪,你丢人,我就丢人,这是贺家的耻辱。他应该受点罪,我们对他多好呀,让他当总经理,将来还可以继承家产,他却要离婚,身在福中不知福,是他的错,应该让他受点罪。坐坐牢,他就老实了,就不会再有奇怪的想法了。”

贺芳似乎平生第一次对父亲的话产生了怀疑。她显然更了解自己的丈夫,毛耀祖做出这样的事来,绝不是“想多争点钱、多争点权”那么简单。

2006年8月,在毛耀祖正式入狱后没几天,贺芳便带着儿子去监狱看望他。见面后,毛耀祖的第一句话就是:

“为了离婚,我已经成了罪犯,现在总可以离婚了吧?求求你,跟我离婚吧……”

毛耀祖的话,引起了贺芳更深的愧疚,也促使她进行更深入的反思。而就在这样的过程中,真正的爱情开始在她心中苏醒:可能在她内心的深处,她早就爱着毛耀祖,只是为了完成家族的任务,她在潜意识里不敢承认这种爱而已,怕由于心软而辜负了父母的期望。

此后的日子,贺芳用行动去弥补自己的过失,寻找早就该到来的爱情。每一个星期,她都会给丈夫写一封柔情蜜意的“情书”;每两个星期,她就会带上儿子去看望丈夫。不论丈夫是如何生气、暴躁,她都用柔情感化着丈夫。

妻子在短时间里的180度转变,让毛耀祖也感受到了她柔情的一面,他慢慢地被感动了。在毛耀祖入狱的几个月中,夫妻间的感情明显升温,变得融洽。

随着毛耀祖出狱日期的临近,贺芳在为以后做着规划。经过认真考虑后,贺芳找到父亲摊牌:“耀祖出来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他,否则我宁愿和他‘私奔’,什么家产我们也不要了,我和他带着儿子到广州、深圳打工去!”

父亲痛心疾首,劝贺芳不要心软。但这时的贺芳却下定了决心。见无可挽回,父亲终于罕见地顺从了女儿。毕竟,女儿和外孙是他后半生的唯一希望。

2007年7月,毛耀祖刑满出狱。出狱后,他没有再提离婚的事,因为一切都已经变化。在贺芳的坚持下,他得到了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所应有的尊重和地位。家庭变得和睦,感情变得亲密,毛耀祖和贺芳在结婚几年后,终于感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来自家庭的温暖……

(文中人物为化名)广州齐齐

大将肖劲光1927年南京脱险始末

境富有,拥有田产几千亩,他又是地方上民团首领兼红枪会总舵主,颇有势力。其子龚子龙是北大预科生,1921年与肖劲光同赴苏联留学,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正因有这层关系,龚鼎铭慨然相助,妥为安排食宿。几天后又安排人护送肖劲光去淮南。

设下妙计调虎离山

1927年4月26日傍晚,一支部队向淮南矿区开来,一首的是第二军第四师某团团长邱元禧,此人热心反共,忠实追随已倒戈反共的军长鲁涤平和师长张耀燮,在自己团里捕杀了一批共产党员后,他奉命率领两营部队占领淮南矿区并捉拿肖劲光。因为他们已得悉,肖劲光隐藏在淮南矿区或城区。

这支反共军队进驻淮南,给萧条荒凉的矿区笼罩上恐怖气氛。邱元禧连日来带兵四处搜查,一心想抓住肖劲光,可是没能如愿。邱元禧很感奇怪,明明有人在火车站看见肖劲光在几个大汉保护下登上一列火车来到淮南,怎么不见肖劲光的人影呢?

于是,邱元禧出了重赏:凡能提供共党头子肖劲光下落,赏200块大洋。几天过去了,仍未抓住肖劲光。鲁涤平两次来电训斥邱元禧办事不力,急得他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恰好,来

了个瘦瘦的青年矿工,他自称姓李,是来告密的:他几天前亲眼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穿着长袍,由几个矿工打扮的人陪着去了谢家集附近的矿井,不知此人是不是肖劲光。

邱元禧一听,喜不自胜,肖劲光不就是个大个子吗?于是他亲自带部队赶到谢家集,不分官宦、土痞,严加搜查,闹得人心惶惶,却不见肖劲光的影儿!足足折腾了一天。到天黑时,邱元禧吃惊地发现来告密的那个瘦矿工早已悄悄地溜了,才知上了当,后悔不已。

原来,肖劲光来到淮南矿区后,确实在一口废弃煤窑里藏身几天,因得到当地矿工们的掩护才没有暴露。而后,他又躲到龚鼎铭是大股东的一家电厂仓库。这回,肖劲光设下“调虎离山”计,由那个同情共产党的姓李的瘦矿工找邱团长“告密”,支开了敌人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肖劲光扮作铁路职工搭乘火车离开了淮南矿区,取道太湖县、宿松县和九江,安全抵达武汉,结束了艰险的旅程。

当年年底,肖劲光和左权等一批经过大革命风雨考验的共产党员,经党中央安排去苏联留学,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张家胜 王磊/文 摘自《文史春秋》